

南马河守着清丽的山水,南卡江和南奎河注视着经年的“贺罕”,历史温暖的痕迹安寂在遥远的茶盐古道上。翠绿,娇羞欲滴;古朴,深幽浓郁。这就是滇西南的美丽景观。

依稀记得还是年幼的时光,一次在电视上与孟连县邂逅,那承载厚重傣族文化气息的金色王宫,奇妙的龙血树、浓荫里的土司避暑山寨,以及袅娜的傣家女子,便成了萦绕心头的一个梦,不时召唤我行走的脚步。

季节在这里并没有明显的诠释,我梦想成真地站在了统治孟连600余年刀氏土司的府第“贺罕”——孟连宣抚司署前,而多年来持续向往的热情,和随处相遇的葱茏一样,盛放开来。

其实,对于古迹,我也算游览无数,巍峨的北京故宫、古旧的西安老城、娟秀的苏杭古寺,还有许多已记不清名字的亭台楼阁。但是现在,站在贺罕前,它如谜一般的气势,始终让我魂牵梦萦。也许,世间之事就是如此,神秘总能挑动无限的遐想和长久的希冀。

孟连宣抚司署所处的娜允古城,有着三城(上城、中城、下城)、两寨(芒方岗寨、芒方冒寨)的构架。当我的步履在这座傣、汉合璧的大型建筑群四周轻轻叩响,当我看见有数百年历史、在树叶上闪光的贝叶经满含神奇的形态,心潮便澎湃起来。这是怎样的一座城池啊,我穿越孟连土司和家奴的居住地上城,紧靠金山的上城佛寺,用慈祥的经诵荡涤了我一路尘埃,那个传说中来佛寺听经布道的神龙,似乎从来都在护佑这方净土,不然何来现在傣文化的昌盛?敲响搁置在宣抚司署议事厅左侧的象脚鼓,拾起傣家人抗击外敌的记忆,幽静的空中似乎传来议事厅楼上土司召集傣族、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头人议事和决断政务的低沉嗓音。长叹,达官显贵也好,平民百姓也罢,大家终将是历史的过客。

在当年宣抚司署的官员及家属居住的中城,我崇敬的气息缓缓拂过佛殿、僧房、大门、走廊、八角亭。我的目光抚摸着中城佛寺外板壁上装饰的孔雀、宝塔佛像、花卉和木

在此心透明

□师立新(彝族)

制织布机织成的土布,翻阅青石板铺成的阶梯及砖墙上的壁画,将身体轻轻依偎百年老宅的土墙,傣族封建领主制的等级森严从沉淀的风雨中渐渐清晰。原来议事厅长和几位官员的住处下城,在永远的暖阳中优雅鲜活,殿于大火的下城佛寺并没有带走这里的平和安详,时光穿梭在树枝条的天空间隙。不信?看看芒方岗、芒方冒这两个当年专为土司撵山打猎的寨子,现在的村民都兼营纺织傣锦和傣包,生活在南来往北游人的熙攘里,变幻出一副副惬意的模样。

光阴荏苒,季节轮回,多少辉煌被沧桑凝固,多少前尘往事随岁月走远,我无法评判前人的是非,只能让怀古的思绪一遍遍流连在这座昔日的王宫。

午后的阳光在冬日里竟泛起点点燥热,正好,我走进了龙血树的群落。这种树干灰白色、剑形叶片集生于茎干顶端、叶长尺许宽半寸余的单子叶植物的美丽,我只能用“飘逸”一词来描述。一份纤弱的妖娆,当以漫山成片的姿态扑入眼底,却也生出许多坚强的味道,想来,千百年的风雨,并不是谁都可以经受的。

碧色里由8个小塔环抱一个主塔构成的大金塔风铃叮当,散布浓重的佛国梵音,与“贺罕”相对遥遥。环视塔体,始终搞不清楚,为什么金塔四周雕刻的游龙身旁都有一只仙鹤相伴?走近地宫,竟被告知这里原是女人禁足之地,失落开始向空中星星点点飘洒,而金塔外面盘腿静坐,给游客拴线祈福平安的佛爷却对我微笑着,淡淡一句:姑娘,心意到了,佛祖无处不在!睿智的语言,宽慰了我小小女儿心。

夜晚不知不觉到来,我留宿傣家的竹楼,乡村质朴的氛围在四周弥漫,此刻,感觉自己就是在这儿破土而出的新竹,摇摆湿润的山风里,清新舒展,须臾,安然入睡。

当朝霞拨开芭蕉叶亲吻上竹楼的窗棂,我也享用完傣族爽口的酸肉米线,去赴勐外土司避暑山寨之约。

一路的山灵水秀,一路的风景如画。绿色是这里的主色调,但绝不呆板,因山势的方向和延绵,树木和翠竹的疏密程度不一,这里的绿也被层次鲜明地分为多种,或深或浅,与无处不在的流水相随,滋润万物生灵。这种翠绿缠绵,无限延伸,与天相接,难怪傣族老人说勐外就是容易上天的地方。

依山傍水,从山密林庇护的土司山寨恬淡地看着我。世间万物的美不外乎由静与动合成,寨门口的水车流转出清幽,敦实憨厚的通天石亘古依旧,古朴的勐外佛寺,佛幡飘扬。

这里是一位备受民众爱戴的土司的长眠之所,感觉像封在两块天然的巨石里,与山河同在,与自然交融。同时喷涌两个泉眼的“夫妻井”、放生池边两棵“夫妻树”,爱情的忠贞,亲情的温暖,在远离喧嚣的日出日落中倾诉平淡是真的幸福。

沿着竹制的梯子登上萨拉亭,亭旁的林子间鸟儿婉转歌唱,松鼠轻快舞蹈。举目眺望,斜映的枝桠于亭外微笑。古老的寨子在参天浓绿和柔软摇曳的竹林里兀自从容,一副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的淡泊。缕缕灰蓝而又充满生机的炊烟从寨子里冉冉升起,升起山寨一轮行板如歌的生活。绿水绕寨,田园牧歌,鸡犬相闻,三两傣家女子袅

娜隐现,远离红尘的祥和荡漾在山风下,令人心旷神怡。这时的我,如王,占领了历代土司来此避暑的悠然。

步转景移,进入天然氧吧大象山。密林深处斑斓的冬日舒缓着,林里竟然还有花儿绽放,老树新枝自成一道风景,许多粗壮的大树上寄生品种不一的植物。或盘旋纠结或枯藤裂痕的根,是山中绿色的灵魂,纵横在石头之上,而随处可见的苔藓,又安顿下多少痴守和流放?我站在佛雨树下捧接圣水,祈福安康。相传,佛祖在大象山上讲禅,并向众人抛洒可祛病消灾、平安健康的圣水,圣水尽,可后来者仍络绎不绝,无奈之中佛祖将手执的树枝插于地上,生成此树,终日滴答祝福。

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长,耳边传来潺潺流水声,清澈的泉水总是在猝不及防的时刻突然出现在眼前。从山的角落,从树的身边,日夜不息流淌在杂草荆棘丛和树木之间。所有的生命依附水的指向生长,所有的生灵跟随风的姿态张望。水,生命之源。

将挥手,可我的不舍在禁锢离去的心绪。清愁凌乱,不紧不忙,我再次徜徉在幽深的村巷里,多想霸着这方山水做只修行千年的白狐,邂逅一幕荡气曲折的回顾;更想站在干栏式的竹楼下,轻盈艳丽简裙,停泊住芳菲的年华……

必须离开了,大曼糯之榕树在不停呼唤。赶到树旁,我惊讶得张大嘴。天啊!这是一棵树?这分明是一片林子!有资料记载:树高48米,冠幅面积4336平米,基部直径35.3米,需要68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合围,树洞更是夸张得可以并列两辆汽车从中同时驶过。满眼枝繁叶茂在安抚来了去,去了来的枯荣,收纳下所有的不期而遇,我,傻傻地迷醉。

我来了,我还得回去。我把匆匆的身影定格在平凡却不平淡的孟连,心境纯粹得透明,在这里,走过往事辗转的颠沛和光芒,触及过一段历史的宽和长,牵手过一片亚热带景致的轻舞飞扬,足够了。我的心海,从此,停放在这一隅无限的明媚和向往。

母语的温度,一直蕴藏在我心里。特别是有一次,与骆驼山下的达斡尔族人接触,更让我感受到了母语的魅力。

那是一座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古老村庄。很久之前,他们从黑龙江北岸、精奇里江畔,为避开沙俄侵略者的烧杀掠夺,全民族迁徙下来,沿着嫩江流域,一路跋涉,在大轱辘车损坏的地方,停驻下来并安下家,直到如今,他们还保留着原始的生活习俗、民族语言。

我走进这个古老村庄,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族人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我采访了一些老人,听他们说出非常地道的达斡尔话。现在,只有非常本色的达斡尔老人,才保留着说母语的习惯,而且一些特殊的句式,只有这些仍然生活在母语环境中的纯粹达斡尔人,才会使用。

达斡尔语是用音记符号来写的,用拉丁文直拼的方式阅读。比如,“Ca-sd bi-ti-ge-tie ca-sde wa-ji-tie”,意为“纸上有文字,雪上有足迹”;“Pi-beg sa-du-d pi-beg hu-zu-ri-ni sbe-jin”,意为“挥笔墨的人,笔尖上的本事”。这是我采访的一位额嫩莫昆老人——鄂钢林教给我的。他的姓氏来自黑龙江以北的额嫩河,由于祖辈曾经是那里的原住民,便取了额嫩河为姓氏,移居嫩江流域后,随着岁月的嬗变,他们的姓氏也发生了改变。额嫩姓,和其他姓氏一样,在汉人的口语中,“额嫩”被简化成了一个“额”字;“敖拉”姓,简略成“敖”;“苏都日”姓,则只剩下“苏”字;“杜拉尔”姓,也仅留下前边的“杜”字……

在美丽的骆驼山脚下,我与他们愉快地交谈,尽量说母语,只有出现说不好的词语时,才夹杂一些汉语,以补充表达不好的缺憾。其实,我的母语和母语环境都是与生俱来的,只是青年时期走出家乡后,由于失去母语环境,有些不常用的词汇就变得生疏。如今我生活的小城,虽然是达斡尔自治旗,但除了老年人,更多人选择使用汉语进行交流。特别是30岁以下的人群,几乎都不大会说母语。看着他们的达斡尔面孔,却说出一口流利标准的汉语,便有种莫名的混淆感,有种“他们是谁”的隔膜之感。

达斡尔族青年作家晶达曾在散文《孤独的舌头》中讲述过自己在这方面的困惑。她自生长在自己的家乡莫力达瓦,不乏母语的环境,但是,上大学离开家乡后,就似乎与母语没什么瓜葛了,在她的身上也很难找到民族的痕迹。结婚的时候,在听到她的大姨妈和表姐说达斡尔语时,“一次次掩盖自己因为听到乡音想哭的冲动”。回到北京后,有一次吃饭,当有两位族人“连珠炮似的说出一大串达斡尔语”时,她感觉“像一根箭刺到心上”。终于,她的眼泪“顷刻涌出眼眶”,随之而来的是她“嚎啕的声音”。问为什么哭?她说不出话,只顾着嚎啕,似乎要把从儿时积攒到那天的所有关于她的民族身份的委屈都哭出来。所有人都莫名其妙地望着她哭,她觉得必须有个交代,就从哭声中挤出几个字:“我不会说达斡尔话!”

我想,随着年岁的增长,年轻一代会越加感受到母语的重要性。我曾写过《边缘人》《走出方格》等散文,倾诉自己介于汉族爸、达斡尔妈之间民族界定的苦恼。实际那苦恼,是来自于我小学同学对我的戏谑,我完全可以不在乎。直到大学毕业,我回到莫力达瓦,开始写作,才有了明确的意识:为自己有位达斡尔族母亲而感到骄傲。母亲带给我的不仅是生命和哺育的恩德,更是为我带来了文学的精神。没有母亲,就没有我的文学。

为了进行一次纯粹的母语训练,强化说母语的能力,我尽量避免说汉语,在表达发生困难时放慢速度,想好再说。我是要重新体验那种由语言凝聚而来的那份美好,放松地走在母辈们语言蔓延的光波中,使我无论走得再远、飘得再失去了方向,都始终有着母语风筝般的牵系。那种依恋和回望的感觉,说到底,就是母语的光辉及母语带来的所有达斡尔家乡的感觉。那是一个族群还存在的旁证,一种语言还在使用的幸运。由语言能看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包括民风民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化,更有我们与生俱来的民族血脉。这些证明着我们的身份及身份意识,是这一个,不同于其他的民族面孔的这一个。这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它随着民族语言的存在而存在,随着民族语言的消失而消失。

有人说,“保护一种语言,相当于保护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对于达斡尔族来说,自古积累的知识经验,都保存在自己的语言里,譬如那冬夜里重重叠叠的鸟音说唱,那长长短短的故事里包含着的故事性、历史性、娱乐性、教育性,都是依赖语言的艺术存在着,代代相传下来,作为一种载体,蕴藏了达斡尔民族的全部文化、历史和现在,乃至一个民族的全部。

如此,倘若达斡尔语言消失,民族文化也就失去了语言的载体。这对于人类的文明,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幸。因此,希望我们能够保护好各自民族的语言,让这个世界的文化保持它的丰富多彩。

母语的温度

□映凤(达斡尔族)

生命之树

□艾贝保·热合曼(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有个传统,走到哪里,就把林木栽到哪里,房前屋后绿树成荫,村落连成一片,自然形成绿洲。茫茫旅途中,满眼皆是戈壁荒漠、滚滚黄沙,突然发现一座绿洲,如久旱逢甘雨一样,心中重又燃起生命的希望。

特别是那些风餐露宿的骆驼客,四季奔波在望不到头的沙丘和旷野之中,行程还未结束,揣在怀里的干粮就吃没了。这个时候,就指望皮囊里那点救命水,不到万不得已不敢喝上一口,实在干渴难忍,就滴上几滴,润润嗓子。不然,很有可能命丧途中。于是期盼着眼前出现一片绿洲,到了绿洲就像是到了家一样。

传说中野鸽子是吉祥的化身。据说很久以前,一个先圣遭遇敌人追杀,情急之中钻进一个洞穴,等敌人赶来的时候,发现洞口已结上蜘蛛网,只有几只野鸽子若无其事地在洞口觅食,于是先圣躲过一劫。

还有一种鸟,则干脆把巢筑在人们家里,这就是一只只黑色的精灵——小燕子。

她们冬去春来,周而复始,俨然成了农家庭的亲密伴侣。燕子最忠诚,也最善良,一旦选中一个做窝的角落,不管清贫还是富有,就终生和你相厮守在一起。“不吃你家的谷子,不吃你家的糜子,就在你家抱一窝儿子……”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从一开始的风沙肆虐、沙进人退,到一排排防风林像哨兵一样,捍卫着村落的祥和与安宁,人们对于林木的情感与日俱增。因为树木扎下根了,人心就稳定了,靠着勤劳的双手和建设家园的顽强毅力,遥远的雪水就引来了,贫瘠的土地就会生长出丰收的粮食,而粮食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保障啊!

说到粮食的珍贵,维吾尔族就像对待生命一样,心中充满着至高无上的敬意。谁都知道,馕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主要粮食,常言道:“一日不吃馕,两腿直打晃”。没有馕的日子,就像生活中没有空气一样,它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别的东西不可替代。

树木的种类不同,品质也就有所不同。树梢插在土地上成了篱笆,枝干或许就是做木勺和木碗的上好材料,而诸如椽梁和车辕等生活所需,更是离不了树木。

树木旺盛了,鸟也随之飞来了,栖落在枝繁叶茂的树上,唧唧喳喳,引颈欢鸣,让庭院充满生活的情趣。人与鸟的和谐相

处,还表现在农舍的屋顶上。高高架起的一根根木架,那是专为野鸽和斑鸠准备的,一到开春时节,灰色的野鸽刚飞走,褐色的斑鸠又来了,整天“咕咕”叫着,好像是庭院的主人似的。

传说中野鸽子是吉祥的化身。据说很久以前,一个先圣遭遇敌人追杀,情急之中钻进一个洞穴,等敌人赶来的时候,发现洞口已结上蜘蛛网,只有几只野鸽子若无其事地在洞口觅食,于是先圣躲过一劫。

还有一种鸟,则干脆把巢筑在人们家里,这就是一只只黑色的精灵——小燕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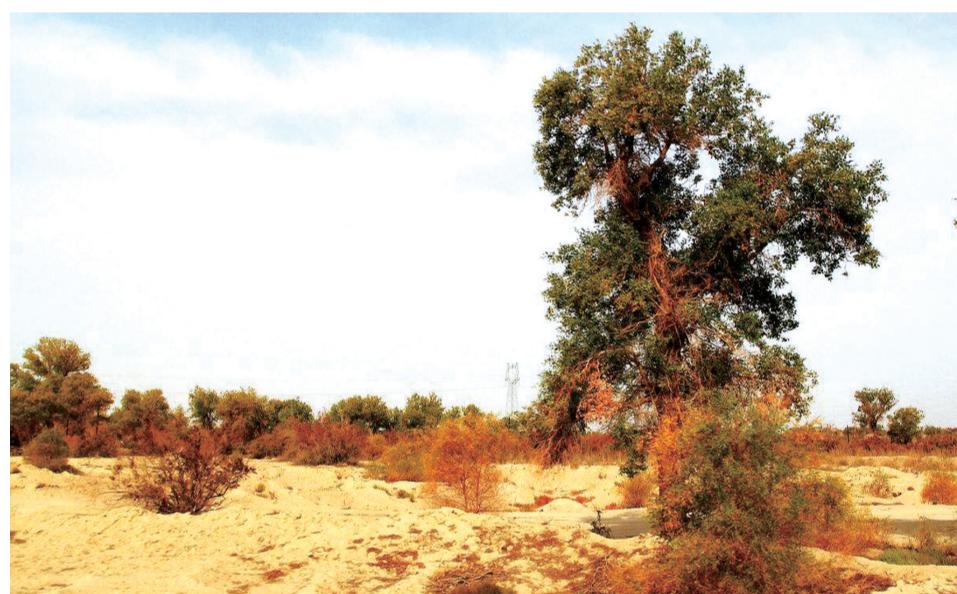
她们冬去春来,周而复始,俨然成了农家庭的亲密伴侣。燕子最忠诚,也最善良,一旦选中一个做窝的角落,不管清贫还是富有,就终生和你相厮守在一起。“不吃你家的谷子,不吃你家的糜子,就在你家抱一窝儿子……”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从一开始的风沙肆虐、沙进人退,到一排排防风林像哨兵一样,捍卫着村落的祥和与安宁,人们对于林木的情感与日俱增。因为树木扎下根了,人心就稳定了,靠着勤劳的双手和建设家园的顽强毅力,遥远的雪水就引来了,贫瘠的土地就会生长出丰收的粮食,而粮食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保障啊!

说到粮食的珍贵,维吾尔族就像对待生命一样,心中充满着至高无上的敬意。谁都知道,馕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主要粮食,常言道:“一日不吃馕,两腿直打晃”。没有馕的日子,就像生活中没有空气一样,它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别的东西不可替代。

树木的种类不同,品质也就有所不同。树梢插在土地上成了篱笆,枝干或许就是做木勺和木碗的上好材料,而诸如椽梁和车辕等生活所需,更是离不了树木。

树木旺盛了,鸟也随之飞来了,栖落在枝繁叶茂的树上,唧唧喳喳,引颈欢鸣,让庭院充满生活的情趣。人与鸟的和谐相



样的,心中充满了力量和希望。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别的可以没有,馕是万万少不了的,因为馕代表着维吾尔民族的深厚情谊,有了馕,饭桌上就像是沐浴着太阳的光辉。

所以在乡下农家庭院,醒目位置都耸立着一座馕坑。无论高低大小,一律黄泥抹就,给人以亲近感,遇上打馕的日子,整个村子都弥漫着馕的香味。这种味道是特殊的、绵长的,就像一曲天籁之声,余音绕梁、回味无穷。我们仿佛有这样感觉,馕是越嚼越有筋骨,越嚼越是香气袭人,如同口腔所有味蕾都被调动起来,不仅余香满口,而且深入骨髓。

馕其实是一种精神象征。譬如在人生的重要关头,也就是举行隆重婚典的时候,就有一项吃馕的特殊仪式。不同之处就是馕必须用盐水浸泡过,一对新人吃了,就意味着白头偕老,互不背叛。同样,如果谁将馕踩在了脚下,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是发了毒誓。所以说,馕是一种信仰。

当然,树木不仅是绿色屏障,让粮食的生长得到坚实保障,同时也是维系人们健康生存的宝贵营养。维吾尔族人是吃着瓜果长大的,而这累累果实就是靠那些神奇的树木提供的。

被誉为树上糖包子的无花果,极富糖分和维生素,吃在嘴里,甜在心上。一颗颗挂满枝头的核桃,手一摇,雨点一样劈里啪啦掉下来。还有玛瑙一样晶莹剔透的葡萄,一簇簇,一串串,鲜嫩的,脆脆的,让人垂涎欲滴。还有灯笼一样摇摇欲坠的石榴,精神饱满,咧嘴欢笑,红彤彤,亮晶晶,不要说吃了,看着就是一种享受……

这些无与伦比的树上珍品,和那些生长在地里的种类繁多的甜瓜和西瓜,组成一道道甜美的瓜果盛宴,让维吾尔人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和幸福。想到南疆乡下,不乏长命百岁的老人,一定和多吃水果有关。

所不同的是,以往这些独具特色的瓜果,因为交通的缘故,大都被自己消化了。现如今,不少维吾尔人已经离开庭院,走上了市场。靠着经营有方的经济头脑,锲而不舍的勤劳品质,让一棵棵果树,变成名副其实的“摇钱树”,让原本贫瘠和落后的日子,逐渐殷实和富足起来。

母语的温度,一直蕴藏在我心里。特别是有一次,与骆驼山下的达斡尔族人接触,更让我感受到了母语的魅力。

那是一座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古老村庄。很久之前,他们从黑龙江北岸、精奇里江畔,为避开沙俄侵略者的烧杀掠夺,全民族迁徙下来,沿着嫩江流域,一路跋涉,在大轱辘车损坏的地方,停驻下来并安下家,直到如今,他们还保留着原始的生活习俗、民族语言。

我走进这个古老村庄,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族人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我采访了一些老人,听他们说出非常地道的达斡尔话。现在,只有非常本色的达斡尔老人,才保留着说母语的习惯,而且一些特殊的句式,只有这些仍然生活在母语环境中的纯粹达斡尔人,才会使用。

达斡尔语是用音记符号来写的,用拉丁文直拼的方式阅读。比如,“Ca-sd bi-ti-ge-tie ca-sde wa-ji-tie”,意为“纸上有文字,雪上有足迹”;“Pi-beg sa-du-d pi-beg hu-zu-ri-ni sbe-jin”,意为“挥笔墨的人,笔尖上的本事”。这是我采访的一位额嫩莫昆老人——鄂钢林教给我的。他的姓氏来自黑龙江